

鬼子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5
=2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鬼子

卫斯理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鬼 子

卫斯理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隆昌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787×960毫米 32开本 10.25印张 2插页 157千字

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7180册

*

ISBN7-5059-0322-5/I·199 定价：2.35元

目 录

鬼子.....	1
创造	105
笔友	215

鬼子

“鬼子”这个篇名，很有点吸引力，一看到这两个字，很容易使人联想到“鬼的儿子”，那自然是一个恐怖神秘的故事了。

然而，我必须说明，我承认这是一个相当神秘，也有着若干恐怖意味的故事。但是在这里，“鬼子”却并不是“鬼的儿子”之意，而是指日本鬼子而言。

中国历来受外国侵略，中国人对于侵略者，也有着各种不同的称呼。俄国人是“老毛子”，助纣为虐的朝鲜人是“高丽棒子”，台湾人叫荷兰人为“红毛鬼”，而为祸中国最烈、杀戮中国老百姓最多的日本侵略者，则被称为“日本鬼子”。

中日战争过去了二十多年，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人应该世代代记着日本鬼子的罪行，记住日本鬼子犯下的血腥罪行。也有人认为应该忘记这一切，适应时代的发展，完全以一种新的关系来看待曾经侵略过中国的日本。

我写的只是小说，绝无意在这里做任何讨论，而这篇小说的题目，之所以叫作“鬼子”，很简单，是因为整个故事，和日本鬼子有关的缘故。

天气很热，在大酒店顶楼喝咖啡的时候，一点也不觉得，可是一到了走廊中，就感到有点热了，我脱下了西装上装，进入电梯。

电梯在十五楼停了一停，进来了七八个人，看来是日本游客，有男有女，日本游客是这个城市常见的人物之一，自然引不起我过份的注意。

电梯到了大酒店的大堂，我和这一群日本游客，一起走出了电梯，穿过了酒店的大堂，在酒店的大门口，我看到有一辆旅游大巴士停着，巴士上已有着不少人，也全是日本游客。

和我同电梯出来的那七八个日本游客，急急向外走着，我让他们先走，随后也出了玻璃门。一出门，炙热像是烈火一样，四面八方围了过来，真叫人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，而且，阳光又是那么猛烈，是以在刹那之间，我根本甚么也看不清楚。

而也就是在那一刹间，我听到了一下极其惊人的惊叫声，在我还根本没有机会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之际，就突然有一个人，向我撞了过来。

那人已几乎撞在我的身上了，如果不是我曾

受过严格的武术训练，所以反应来得特别快的话，那个人一定已经撞上我了。

在那一刹间，我的身子陡地一闪，闪了开去，而那人的身子，继续向前冲着，他向前冲出的势子，十分之猛，以致挂在他身上的一具照相机，直甩了起来。

那时，我不知道向我撞来的那个是甚么人，也不知道这个人为甚么在发出了一下惊呼声之后，动作便显得如此之惊惶。

但是有一点，我却是可以肯定的，那便是，一个人如果行动如此之惊惶，那么，他一定是有着甚么见不得人的事在了，所以，就在那一刹间，我抓住了照相机的皮带。

我一伸手抓住了照相机的皮带，那人就无法再向前冲出去了，我用力一拉，将他拉了回来。

直到这时，我才看清楚，那人是一个日本游客，约莫已有五十以上年纪，样子看来好像很斯文，但这时候，他的脸色，却是一片土黄色。

小说中常有一个人在受到了惊吓之后，“脸都黄了”之句，这个日本人那时的情形，就是这样，而且，他那种惊悸欲绝的神情，也是不多见的。

当我将他拉了回来之后，他甚至站立不稳，

而需要我将他扶住。

这一切，全只不过是十几秒之内所发生的事，是以当我扶住了那日本人，抬头向前看时，所有的人，还未曾从惊愕中定过神来。

那辆旅游车仍然停在酒店门口，本来在车上的人，都从窗口探出头来，向外张望着，许多和我同电梯下来的日本游客，都在车前，准备上车。

在车门前，还站着—个十分明艳的女郎，穿着很好看的制服，看来像是旅行社派出来，引导游客参观城市风光的职员。

眼前的情形，实在有一点异常的地方，但是我却知道，一定曾有甚么极不寻常的事发生过了，因为我扶着的那日本人，身子还在剧烈地发着抖！

我立时用日语问道：“发生了甚么事，这位先生怎么了？”

直到我出声，才有两个中年人走了过来，他们也是日本游客，他们来到了我的身前，齐声道：“铃木先生，你……怎么样了？”

日本人的称呼，尊卑是分得十分清楚，一丝不苟的，那两个日本人的称呼至少使我知道，被我扶住了在发抖的那个日本游客，铃木先生，是一个有十分崇高地位的人。

那位铃木先生慢慢转过身来，他脸上的神情，仍然是那样惊悸，我看到他在转过身来之后，只向那位旅游社的女职员望了一眼，又立时转回了身来。

这时，更多日本游客来到了我的身前，有两个日本人甚至争着推开我，去扶铃木，他们纷纷向铃木发出关切的问题，七嘴八舌，而且，个个的脸上，都硬挤出一种十分关心的神情来。

这种情形，是令人作恶的，是以我不再理会他们，走了开去。

我在经过那女职员的身边之际，我顺口问了一句，道：“发生了甚么事？”

那位明艳照人的小姐向我笑了笑，道：“谁知道，日本人总有点神经兮兮的。”

我半带开玩笑地道：“他好像是看到了你而感到害怕！”

那位小姐很有幽默感，她道：“是么，或许是我长得老丑了，像夜叉！”

我和她都笑了起来，这时，我看到有两个人，已扶着铃木，回到酒店去。在走进了酒店的玻璃门之后，铃木又回过头，向外望了一眼。

他望的仍然是那位导游小姐，而且，和上次一样，仍然是在一望之后，就像是见到了鬼怪一

样，马上又转过头去，这种情形，看在我的眼中，已是第二次了，我的心中，不禁起了极度的疑惑。

刚才，我和那位小姐那样说，还是一半带着玩笑性质的，但是这一次，我却是认真的了，我道：“小姐，你看到没有，他真是看到了你，而感到害怕！”

那位小姐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姿势，我却不肯就此甘休，我道：“这个日本人叫铃木，你以前曾经见过他么？”

那位小姐摇头道：“当然没有！”

这时，我已经看不见铃木了，我仍然不离去，又过了几分钟，扶着铃木进去的那两个人也出来了，一个道：“铃木先生忽然感到有点不舒服，他不能随我们出发了，让他独个儿休息一下吧！”

那位小姐也不再理会我，只是照顾着游客上了车，还好，当她也登上车子的时候，她总算记得，向我挥了挥手。我仍然站在酒店门口，在烈日下，回想着刚才所发生的事情。

我大约想了两三分钟，已是满头大汗了，连我自己也感到好笑，这一件事，可以说和我一点也不相干，要我在这里晒着太阳，想来想去，算

甚么名堂？

我耸了耸肩，向前走了出去，可是，当我到了对面马路，转过身来，看到了巍峨的酒店之后，我却改变了主意。我感到，这件事，可能不那么简单，那位铃木先生，显然是对那位导游小姐在感到害怕！

但是，那是为甚么呢？那位小姐，从来也未曾见过铃木先生——这一点，我是可以肯定的，因为那位小姐的态度，一直是那么轻松。

我是一个好奇心十分强烈的人，有的朋友指出，我好奇心的强烈，已然到了畸形的程度。也就是说，我已经是一个好管闲事到了令人讨厌程度的人！

我承认这一点，但是我却无法改变，就像是嗜酒的人看到了美酒就喉咙发痒一样，我无法在有疑点的事情之前控制我自己。于是，我又穿过马路，走进了酒店。

我来到了登记住客的柜台前，道：“有一批日本游客，住在这里，我需要见其中的一位铃木先生，请问他住在几号房间？”

柜台内的职员，爱理不理地望着我，就像是完全未曾听到我的话一样。

我也不去怪他，只是取出了一张钞票来，摺

成很小，压在手掌下，在柜台上推了过去。

为了与我不相干的事，我甚至愿意倒贴钞票，可知我的好奇心之重，确然有点病态了！

我又道：“我是一家洋行的代表，有重要的业务，要和铃木先生谈谈。”

那职员的态度立时变了，他道：“让我查一查！”

他翻着登记簿，然后，将登记簿向我推来，在推过登记簿来的时候，他取过了那张钞票。我看到了铃木的登记：铃木正直。他住的是一六〇六室。

那职员还特地道：“这一批游客，人人都住的是双人房，只有他一人住的是套房，他是大人物？”

我笑了笑，道：“可以说是。”

我之所以如此回答，是因为我也不敢肯定。

因为，就一般的情形来说，重要地位的人，很少会跟着团体出去旅行的，他们不在乎钱，自然会作私人的旅行，而不会让旅行团拖来拖去。

可是，铃木正直和别的团员，显然又有着身份上的不同，至少他独自住一间套房。

我离开了柜台，走进了电话间，拨了这间酒店的电话：“请接一六〇六室，铃木先生。”

在那时候，我只是准备去见一见这位铃木先生，至于我将如何请求和他见面，我还未曾想清楚。

电话铃响了没有多久，就有人来接听，也就在那一刹那间，我有了主意，我道：“是不是铃木先生？”

铃木的声音，听来十分骇人，他的声音之中，充满了恐惧和惊惶，我甚至可以听到他的喘息声，他道：“谁，甚么人？”

我道：“对不起，我是酒店的职员，听说你感到不舒服，是不是要我们代你请一个医生？”

铃木像是松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不必了，我没有甚么！”

我又道：“铃木先生，有一位小姐要见你，是不是接见她？”

铃木发出了“咽”地一下怪声，好一会没有出声，过了足有半分钟之久，他才道：“一位小姐——什么人？”

我笑了笑，道：“或许就是你一见到了她，就大失常态，感到害怕的那位。”

那便是我在电话拨通之后，想出来的主意。虽然我和那位游导小姐谈过话，她说根本不认得铃木，可是铃木分明是见到了那位小姐，才变得

如此恐怖的，是以我特地在电话中如此说，想听听他的反应。

我是预料到铃木必然会有反应的，可是我却未曾料到，铃木的反应，竟会来得如此之强烈。

我在电话中，突然听到了一下惊呼声，紧接着，便是“砰”地一声响，显然是电话听筒，已被抛了开来，接着，又是一下重物坠地的声响。

从那一下重物的坠地声听来，好像是这位铃木先生，已经跌倒在地了。

我又听到，一阵浓重的喘息声，自电话中传了出来，同时听到铃木以日语在高叫：“不会的，不会的！”

他的那种叫声，真是令人毛发直竖！

我也不禁陡地呆住了，我感到，我这个多管闲事的电话，可能会引致一项十分严重的意外，我连忙放下了电话，上了电梯。

在十六楼，我找到了侍应生，道：“一六〇六室的铃木先生，可能有了意外，你快打开门看看。”

侍应生奇怪地望定了我，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我大声喝道：“别问我怎么知道，快去开门！”

侍应生很不愿意地来到了一六〇六室的门口，他先敲着门，叫道：“铃木先生！”

他才叫了一声，突然听得房内，发出了一声怒吼道：“滚开，别来打扰我！”

那正是铃木的声音，我听得出来。

侍应生立时转过身来，向我怒瞪了一眼，我也被铃木的那一下怒喝声，吓了一跳，侍应生显然已不准备再敲门了，我走向前，刚准备再去敲门时，门内传来了“砰”地一声，像是有人重重地撞在门上，接着，铃木又叫道：“滚，滚，别来找我，别来找我！”

铃木的声音，就在门后传来，可知刚才是他撞到了门口。我道：“铃木先生，我有话和你说！”

门内静了片刻，才听得铃木厉声道：“你是甚么人？”

我实在十分难以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不能再冒充是酒店的职员，因为酒店的侍应生，就在我的身边。我也不能将自己的姓名说出来，因为“卫斯理”三个字，对于一个远自日本来的人，是毫无意义的。

但是，我还是立时有了答案，我道：“我是旅游社的代表，铃木先生，你不能参加集体的游